

234

3

4

準
貴

子思子述而論之也

子思子述而論之也

夫道之於天下猶水之於木也... 夫道之於天下猶水之於木也... 夫道之於天下猶水之於木也...

夫道之於天下猶水之於木也... 夫道之於天下猶水之於木也... 夫道之於天下猶水之於木也...

先進第十一 凡二十三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注〕謂學也

案鄭云然者謂先進後進也引見釋文文不具耳集解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

輩也釋文以鄭不然者釋文以孔意以先進後進為仕則高全指周代而言而臧臧之歎著

美當時彬彬之設獨高君子野人之目既無所歸邪疏謂先進者當襄昭之世後進者當定哀之

野於定哀時也先進從從從滋異議目為矛盾故不從也不知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一

文一質今古遞壇商質周文繼周宜質吾從周者不敢居今而反古吾從先進者

蓋謂得位而乘時言豈一端非鬪矛盾由斯以設則先進當指商之學者後進當

指周之學者商於周為先周於商為後也〔注〕謂禮樂因世損益蓋亦以先後為商周之別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注〕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集

案鄭云云者陳蔡之厄據史記在哀公十四年孔子世家云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

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



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日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
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
子於野不得行云云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是其事也
從者無他人故知弟子也知門為仕進之門者尚書舜典云闢四門孔疏云闢四
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其下即引夫子此言為證云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
言仕路是仕進可言門也知非謂孔子之門者諸賢心悅誠服若將終身縱使登
仕省親無緣竝違几杖若或無祿衰謝又不容以不及門為言而下文四科之陳
正為可以仕進而設苟作門牆之解則於義無施故知不然也然致哀公七年以
後子貢仕魯見於左傳季路仕衛見於史記則鄭君之意當以此章為哀公六年
以前所發也既不及仕進之門必失其所故以失所解之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德鄭注已佚釋文云鄭元以合前章皇別為一章則鄭以此亦為孔子語也知義
然者史記弟子列傳云冉伯牛孔子稱之為德行又新序雜事篇云孔子曰言語
宰我子貢後漢文苑傳鄭玄詩云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是相承為孔子語
故鄭從之也毛奇齡謂鄭與孔子言此者見其可以仕進而皆不及仕進為失其所也
但據史記孔子世家冉有以哀公三年為季康子所召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

而左傳哀十一年清之戰冉有尚為季氏帥師似乎不從陳蔡故論者頗以為疑
毛奇齡仲別為一章之說即主此義以十人為非王從陳蔡言不知禮記檀弓云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
則哀有公六年時冉有不仕季氏而從陳蔡明甚其後乃復仕季氏耳故闕若據
云家臣員輕故可暫捨師門誼重仍須省侍是也集解既用鄭義當同鄭以為一
章而皇氏自為立義析而為二邢氏又從而仍之謬矣

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是鄭亦有注也
案釋文所出正文如此云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故著之今集解有季字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

注欲得責之以為顏淵作槨也顏路顏淵之父御覽五百五十一禮儀部

案鄭云云者集解孔曰路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槨義與鄭同鄭所
遵用經言請車作槨其意不明故注明之云欲得責之以為顏淵作槨也鄭不云
家貧者不能具槨其貧可知不假更言故略之也史記弟子列傳云顏無繇字路
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是顏路為顏淵之父也依經之次當先解顏
也後解死有棺而無槨鄭倒解之者欲令與答辭各言其子相近故後言父也

錢坫白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
家大頂故呼為堂弟子內
後世同稱顏子衣冠與車
書至平漢二百餘年不絕後
漢書東平王傳云今魯
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與衣冠
備之從而記曰魯人戴子
所乘車於廟中是相沿所
若也款亦時有過火燒之
此說則東漢子獻帝時也文
案永壽二年韓明所勅修
禮器碑曰泰項作孔不魯國
書倍道時德雖敗聖與食
糧亡子少即君子是修飾
廟更作車與從此說則東
子泰始是時也傳聞久遠
飾異詞存之與已甚其
疑以存疑而已矣

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
桓三年宗督試其君與
及其大夫先君死故
稱其字數梁同左氏說

曲禮疏則云禮也死年
未滿五十經死稱伯魚
者按禮經二十已稱伯
其兩未必要五十也但
五十直稱伯耳則是
鄭義以伯魚不滿五十
而卒也世家得云五十
者舉大數而言蓋雖
未滿五十亦當不遠疏
之所言必當有據以
不可數年得其詳耳

鯉也死有棺而無槨

案鄭注已佚禮記正義公羊說臣子死君父猶名之列此鯉也死稱名為證五

經曰義獲殺鯉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以駭公羊曰鯉也死稱未死假言死鄭君

駭云元之聞也論語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前也設言死凡人於恩猶

不然况賢聖乎鄭君此說蓋以事後而不志是鄭以伯魚死尚未葬而顏淵死也但史記

孔子世家但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而不載生年弟子列傳但云顏淵少孔子

三十歲而不記卒年未可知知何時而謂偽造家語按云顏淵三十一歲早死

則司馬貞張守節釋史記用其說謂淵死當孔子六十一歲時形疏未考

自蔡如葉年六十二自葉反於蔡又明年居陳蔡之間年六十三於是有陳蔡大

夫兵圍之事孔子講誦弦歌不衰與子路子貢顏淵相問答是孔子年六十三時

顏淵猶在不得云孔子年六十一歲時顏淵已死也則淵之死不在此三十一歲明矣

又按家語以為孔子年十九娶宋之并官氏又一年而生伯魚家語雖偽書亦非

盡無所據且孔子年七十而終伯魚先死年已五十則其年世亦略相當子雍

此言容或可信既云娶并官氏之明年生伯魚則伯魚少孔子十九歲矣五十而

死則死時孔子年六十九矣以鄭言伯魚未葬而顏淵死推

之則淵亦孔子年六十九時死矣淵少孔子三十歲當孔子年六十九時死則

死時年五十九矣然史記弟子列傳言顏淵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若三十九而

死雖不壽猶不為甚蓋因孔子三十歲當為少孔子四十歲之誤古四字積

畫為三其形類三故致為也惟少孔子四十歲當孔子六十九歲時死年甫二十

九故得為蚤死後人徒以蚤字隔文疑死與髮白非一年事不知精華竭盡發外

由中髮白之年即其死之年也然則顏淵死時明二十九非三十廿又與伯魚之

死同年而月日差後鄭君之說確有可憑主肅好與鄭遠增顏年歲致與經傳參

差不合迷惑後人罪可勝言哉毛奇齡亦知史記三字為四字之誤而妄信家語三十一歲早死之說謂

西狩獲麟傳為證謂夫子是時已注麟矣而顏淵子路同時俱死因連呼喪子祝子而有通窮之嘆今案子路之死尚在

獲麟後一年如毛之說猶不得為同時况顏淵之死猶在獲麟前二年乎毛之所言不唯違失經旨抑且誤會傳義矣

顏淵死子哭之慟

〔注〕慟變動容貌釋

案鄭云然者集解馬曰慟哀過也亦是其義蓋哀過則容貌必致變動也但祇云

哀過於變動容貌尚待申言直云變動容貌則哀過自見且哀過於中隱而難明

容貌變動於外顯而易識從者惟實見夫子容貌變動故以慟告而止其哀易言

容貌變動於外顯而易識從者惟實見夫子容貌變動故以慟告而止其哀易言

變動容貌與下從者一告尤相貫徹也

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御覽五百五十三禮儀部

注言顏路任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非其厚葬

案鄭云然者集解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非其厚葬

故云耳鄭意與之同也夫子既為門人言其不可不能終割止者門人皆顏淵門

人非夫子門人故不能止顏路又任聽篤任聽門人門人又皆顏氏門人非夫子

門人故不得而割止之邢疏謂門人顏淵之弟子是也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注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強之貌

案鄭云樂各盡其性者性不可見以貌驗之集解鄉黨篇孔注曰閔閔中正之貌

侃侃剛和樂之貌鄭意亦當爾也說文言部閔和悅而諍也川部侃剛直也與孔

異者許以閔字從言故云而諍又與言通禮記玉藻二爵而言言斯禮也孔疏引

皇氏云言讀為閔是也既然而說而諍即是得乎中正鄭注玉藻言言云和敬貌

則鄭與孔許同也是閔閔為中正之貌也侃从侃古文信也从川取其不舍晝

夜守信不失是剛直之義故許云剛直孔解為和樂之貌者古侃與行通說文行

部行行喜兒王弼注易漸卦以行行為歡樂是行行有和樂之義按後漢書袁宏

傳云閔閔行行隸釋唐扶頌亦云閔閔行行皆用論語是論語借侃侃為行行故

孔以行行之訓訓侃侃云和樂之貌也侃行聲近義得相借孔取假借不取本義

者正以行行當訓剛強之貌若復訓侃侃為剛直則無所辨別故不用剛直之本

訓也鄭君訓行行為剛強之貌其訓侃侃同孔可知是侃侃為和樂之貌也

且說文引此云子路侃侃如也是許所見本作侃侃

如此何獨決其不得其死乎此所謂華文據證不足據依也貌由性生人性各異閔子性仁孝故其貌中正子路性好勇

故其貌剛強賜達求藝性並多智故其貌緜樂各肖其性是各盡其性夫子樂之

故云各樂盡其性也云行行剛強之貌者子路好勇夫子又決其不得其死知必

以剛強取禍故知行行為剛強之貌也依經次第解行行當於子樂之前今倒解

之者以閔閔侃侃已見鄉黨篇注當就彼此處文義並同無假更出而單解行行

又與各盡之義不周故移其解於下以便文且令與不得其死之言相為貫注也

魯人為長府閔子審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注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魯讀

仍為仁今從古

集解○釋文○後漢
釋文○書部類傳注○御覽百九十一

案鄭云云者藏名也藏財貨曰府者古藏字但為臧藏善也物善者必藏之故謂之藏藏必有所其為府說文戶部府文書藏也从戶象屋之形引伸為凡財貨之藏是府即藏也之名故或以名其周禮天官玉府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又天府注云天府為王治藏之長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內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是藏貨財曰府也案鄭注天官冢宰以財為泉穀貨為金玉雖曰專指實亦通稱耳邢疏云府猶聚也言財貨之所聚也既藏財貨曰府故知長府藏名也至於長府所在則不可的知故闕若據曰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注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長府意與季氏家近公居焉出不意而攻之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鄆道元曰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二里為周公臺周公臺南四里許為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知孔廟所在則可知季氏宮由季氏宮又可想像而得長府地是也仍因貫事皆釋詁文云魯讀仍為仁今從古者仍與仁音相近故魯讀作仁惠棟曰揚雄將作大匠箴云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臧鏞堂曰魯讀言仁在舊貫改作是不仁也義雖通而稍迂古作仍字義益明故鄭從之是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注求冉有名也季氏富矣而求聚民財以增之

案鄭云云者集解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與鄭略同但附益之義未顯故鄭易之也附益之義必其先已富有故云季氏富矣而求聚民財以增之也聚民財即孔所云急賦稅也孔解周公為天子之宰者即春秋屢書宰周公是也季氏為魯司徒執國大柄於位亦當冢宰之任然天子之宰當富於諸侯之宰今季氏反富於周公已為踰分不容再有附益也鄭意不知然否邢疏云周公天子之宰卿士魯其後也則又以周公為魯之先比諸富半公室之類然如是則當直言公室何必曲言周公其義恐非也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注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

集解御覽六百二十七論語

案鄭云云者泰伯篇曾子謂門弟子曰小子又子張篇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是小子為門人也此門人以夫子命責冉有言之當為夫子之門人與里仁篇非冉氏之門人與里仁篇門人為曾子門人本篇厚葬章門人為顏子門人者異也左氏莊二十九年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杜注云聲其罪是鳴鼓為聲其罪也經云攻注云責以責訓攻也知義然者攻本攻伐之字夫子順鳴鼓之文故言攻然

蔡也愚

案鄭注已佚集解何曰弟子尚蔡字子羔

檀弓注云高子見子

何亦用鄭說耳史記

仲尼弟子列傳云高

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

美聲近相同字耳

來也魯

案鄭注已佚集解孔曰

魯純也魯子性純故

檀弓居魯人也注云

魯齊純也則鄭注此

必與孔同事能者魯

中書也注云說文曰

部云魯純詞也

案鄭注已佚其解孔曰

曾曾參父名也檀弓

云曾參注云點字子皙

仲尼弟子列傳云曾

字皙字子皙

實非用兵攻伐故以責解之論衡順鼓篇云攻者責也責讓之也是攻為責也

由也嘑

〔注〕子路之行失於嘑集解。史記仲尼傳集解

案鄭云云者嘑嘑釋文作叛嘑史記集解引作嘑嘑廣韻二十九換嘑嘑失容

博慢切邢疏云舊注作嘑嘑字書嘑嘑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彊常嘑嘑失於禮

容也今本嘑作嘑是其義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案鄭注已佚集解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

入於聖人之奧室攷鄭君善人為邦百年注云善人居中不踐迹不入室也則其

解不踐迹必與孔異蓋以孔義少迂也說詳彼注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注〕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集解。史記仲尼傳集解

案鄭云云者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即是其失夫子於冉有則進之於子

路則退之是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也邢疏云此孔子言其答異之意也其義然

矣

毋吾已也

案鄭注已佚集解已作以釋文吾以鄭本作已攷說文已部召用也从反已蓋古

無以字只作召後人造隸書乃於召旁加人為以字而訓以為用訓已為止其實

二字本同初無分別古書屢經傳寫往往改已為以惟前後漢書尚作召字耳集

解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孔意蓋以上以字訓用下以字訓止難對

即止意也經文難明故倒以我長三字於無下解之非解下以字為以我長也但

孔傳古文以字並當作召何采其訓而改從今文故竝作以然既改就今文則下

以字必作已然後義明鄭本作已為是而何不之從謬矣釋文載鄭異字不載鄭

異訓知其與孔同也

因之以飢饉

案鄭注已佚集解饑作饑釋文饑音機鄭本作飢同說文食部饑穀不熟為饑刃

食幾聲居衣切飢餓也刃食几聲居夷切二字不同經文饑饉連言則作饑為正

鄭本作飢乃饑之假借耳

且知方也

〔注〕方禮法也集釋

子路率爾而對

案鄭注已佚禮記曲禮

侍於君子不爾望而對

非禮也注云禮而對也

不爾望若子路率爾

而對疏云謂多人侍而

君子有問若指問不

一人直對若問多人則

待者當先爾望而對

有勝已者直對而不

得率爾對是鄭以

此為不爾望而對也

解何曰率爾先三對

即用鄭義耳

禮記也

禮記也

夫子曰之
案鄭注已依集解為
西笑大案曲禮笑不至
則注云西本曰朝大笑
則見釋文則本又作西
則鄭以西為大笑也一
切註音義以四引三言言
西笑大案說文無西字
作笑云笑不據顏曰秋
均與鄭異鄭云西本
曰朝者疑也曰此借秋
為斷字是也

案鄭云方禮法也者規員槩方方由槩定槩為法度法自禮生故訓方為禮法也
集解何曰方義方也案左氏隱三年傳云君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義方之言切於
教子既非施於治民而妄改鄭說其義非也此已有注文選注連珠注引鄭曰方猶常也
乃里仁為鄰注余蕭客引以為此句注誤矣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注我非自言能願學為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規曰同端元端
也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集解禮記玉藻疏曰儀禮士
冠禮疏曰教養信三年傳疏

案鄭云云者我非自言能願學為之者此以能及願學皆係上禮樂言也云宗廟

之事謂祭祀也者邢疏云謂禴祠烝嘗及追享朝享禘祫皆是也禴祠烝嘗四時

之祭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也追享追祭遷廟之主以事而有所禱請也朝享告朔

而告廟也禘五年祭祫三年祭也云諸侯時見曰會殷規曰同者周禮春官大宗

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注云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

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

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

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

侯以命政焉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是也彼疏云命事者謂命以征討之

事即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禁是九代之法也云既朝覲者若不當朝之

歲則不須行朝覲於國中直壇朝而已其當朝之歲者則於國中春夏行朝宗於

王朝受享於廟朝秋冬則一受之於廟也鄭知為壇於國外者覲禮云諸侯覲於

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鄭注云四時朝覲

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明知諸侯殷見亦為壇於國外若巡守至方嶽然是

其說也但彼作殷見此作殷規邢疏云規則見也是也凌先生曙曰大行人職曰

春朝諸侯而圖天子之事秋覲以此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

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者皆見于王之事其諸侯

相會則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于郤地曰會及大行人曰凡諸侯之

邦交世相朝也注云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皆所以習禮攷義正刑一德

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修之是也言會同舉其大者則其他該之矣云

端元端也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者邢疏云其衣正幅染之元色故曰

元端錢坫曰禮服襟三袼四幅皆正謂之端鄭周禮注曰端者取其正也凌先生曙曰衣正幅
曰端對深衣有裳言之以其色元故亦曰元端非朝元端之衣章甫周曰委貌即元冠也案禮記玉藻諸

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朝服冠元端素裳也疏云案王制云周人元衣而養

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朝服冠元端素裳也疏云案王制云周人元衣而養

老注云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彼注云元衣則此元端也若以素為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故論語云云其下即引此經注為證是其說也知端章甫為日視朝之服非宗廟會同之服者玉藻諸侯元端以祭注祭先君也端亦當為冕字之誤也又禘冕以朝注朝天子也禘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若諸侯朝則皮弁見禮記疏古者大事君臣同服相者不言可知故知非也云小相謂相君之禮者凌先生曙曰宗廟之相在天子則周禮大宗伯詔相王之典禮疏云未至之時詔告及其行事相之小宗伯詔相祭祀之小禮肆師相治小禮則小相者小宗伯肆師之屬諸侯無大宗伯司馬兼之小宗伯為士則大相宜司馬小宗伯以下為小相也諸侯宗伯名宗人其屬有宗有司會同之相即擯介詳見解堂篇邢疏云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卿願為承擯總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視朝之相依周禮大宰贊聽治是大相小司寇擯外朝司士擯治朝太僕正服位皆小相諸侯略同是也

異乎三子者之僕

注僕讀曰詮詮之言善也釋文

案鄭云云者集解僕作撰孔曰撰具也為政之具攷說文無撰字人部撰具也从人莖聲訓與孔同說文本傳孔氏古文則孔氏亦當作僕集解據他本妄攷撰耳孔訓具以為為政之具鄭不然者以下童冠舞雩亦為政之事此不得言異乎為政之具故易之也僕得讀為詮者說文言部詮具也从言全聲訓與僕同又儀禮鄉飲酒禮尊者降席注今文遵為僕或為全是全與僕通詮從全聲則詮與僕通矣漢書楊雄傳誤以為十三卷蕭該音義云字林誤音撰撰誤同字也王逸注楚詞誤示訓具詮亦訓具得為善者事理備具則完善故云然也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饋

注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為歸今從古禮記郊特牲疏釋文

案鄭云云者注經散佚其文不具其義則指雩祭言也知者公羊桓五年傳大雩者何旱祭也注雩旱請雨祭名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疏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人與此異者彼云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魯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今此書見於經非正雩也凡修雩者皆為旱甚而作之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春秋說文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雩也又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疏曰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案論語曾皙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十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故舞師云教皇舞師而舞旱暵之事舞師謂野人能舞者明知兼有童子冠者可知

又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大雩雩用葛繆注凡數他雩用葛舞而已疏云蔡文成云早暎則雩雩是用歌舞正雩則非雩歌舞亦有餘樂故雩雩云舞雩詠而歸繆是也

楊徐賈三疏多存鄭義據此則鄭君以為雩祭明矣云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

上者水經泗水注沂水出魯城東南尼邱山西北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北

對稷門稷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閻若璩

曰沂有徐州之沂有青州之沂浴沂指徐州言與出泰山蓋縣支山南至下邳入

泗杜預所謂大沂水者別是也金蕭案禮記注沂水注所引鄭說出沂山為此注誤甚云饋饋酒食也者倉頡篇饋

祭名也說文食部吳人謂祭為餽餽饋古字通則饋酒食亦謂雩祭也云魯饋饋

為歸今從古者士虞禮特豕饋食注饋猶歸也聘禮歸饗饋五牢注今文歸或為

饋又此書陽貨篇歸孔子豚微子篇齊人歸女樂釋文並言鄭從古文作饋是歸

饋本通釋名汝頤言饋聲如歸往之歸饋從責聲責讀如歸饋亦同史記弟子列傳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史公傳安國

古文當本作饋其作歸者傳寫據魯論妄易耳鄭必從古者歸饋雖通不若古文

之明替故改從之也集解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

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

歸夫子之門此魯論說故字仍作歸也鄭不然者案論衡明雩篇云魯設雩祭於

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

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後漢書仲長統傳風乎舞雩之樂字之讀同玉與詠而饋詠歌饋祭也說論之家以為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

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祭意為王

充此云說論之家謂魯論家也攷王充之學出於班氏班氏之學出於張侯師授

所存充且不安其說則不足據明矣故鄭不用也但仲任所駁亦不盡是詩周頌

維莫之春箋云莫晚也周之季春則莫謂季月此莫春蓋謂夏之季春正歲三月

也強謂二月祈以甚寒不足服魯論家心也鄭意蓋以城南為眾所出入之地羣

浴于川不可為訓故易其說歟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注又云雩吁嗟求雨之祭

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杜預注曰龍見是已之月若龍宿之體皆見東方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

而旱周之七八九月夏五六月也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是鄭以正雩在四月也

今云莫春者三月四月時近相接莫春春服既成四月可雩矣或可時氣早入三

月則莫春亦得行夏雩禮也仲任云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者沈

壽曰蓋浴龍也古雩祭用土龍續漢書禮儀志雩禮求雨閉諸陽衣卓興土龍立

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劉昭注引桓譚新論曰劉歆致雨具作土龍吹律及諸

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求雨所以為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

也 蔡邕月令章句謂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于此特因漢制傳會於古無徵據詩外傳所云又漆浦之淫俗若者書東晉云云則出吳均續齊諧記彌不足信矣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曰請問其目

注欲知其要 周禮春官蔡人疏

案鄭云欲知其要者周禮春官蔡人疏解之云顏回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 宋翔鳳以此三語亦為注非也 是也集解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其義疎淺故鄭易之也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注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 集解

仁者其言也訥

注訥不忍言也 文釋

案鄭云訥不忍言也者說文言部訥頓也从言刃聲陳鱣曰蓋人有所不忍言者其詞必頓忍亦从刃聲義相反而成也是也集解孔曰訥難也於情狀不甚明切故鄭易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注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我為無兄弟 集解。御覽五百七十四

案鄭云云者邢疏云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於曹以叛民叛之而奔衛遂奔齊是其行惡死亡之事也但鄭是也云死亡無日乃是未死亡而預慮之詞魋之行惡亦非一事經史所載如檀弓云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哀十三年左傳云衛大叔疾出奔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之等皆桓魋行惡之事也牛非真無兄弟故鄭如此解之知魋為牛兄者哀十四年傳云向魋奔衛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杜注云牛亦魋弟是魋為牛兄也攷左傳牛之兄弟桓魋外尚有向巢子頑子車獨指魋言者魋行最惡餘亦非佳牛死亡則亦將從之也

浸潤之譖

注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 集解

案鄭云云者邢疏云使人不覺知也是也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御覽四百三十一
〔注〕言民所時急者信也

案鄭云云者此釋聖言之意雖去食而不可失信是民所時急者信也集解

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邢疏云失信則國不立也義亦相成但孔祇順文

立解故鄭易之也

棘子成曰

〔注〕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集解

案鄭云云者當鄭君時書籍已經散佚不能確知子成之詳故舉舊說以明之也

舊說謂論語家師傳舊說也棘子成即古今人表之革子成也彼及蜀志秦宓傳

竝作革者班氏世傳魯論疑革為魯論字古革與棘通詩大雅匪棘其欲禮記漢書並引作革史記高

祖功臣侯年表索隱云煮棗端侯棘朱漢表作革朱又詩素冠傳棘急也檀弓夫

子之病革矣注革急也爾雅錯革鳥曰禡孫氏亦云革急也棘革同訓是亦棘革

相通之證也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注〕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集解

案鄭云云者言出於舌以言解舌也惜其說君子之謬故云過言也

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注〕鞞革也釋文

案鄭云鞞革也者說文革部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古文革之形鞞去毛皮

也論語曰虎豹之鞞从革郭聲是鞞即革也彼作鞞者古文字此作鞞者隸省耳

集解孔曰皮去毛曰鞞許說所本鄭意亦初無異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

案飢集解作饑此據釋文鄭本作飢亦假借字也說見先進篇周禮匠人注引此經字仍作饑

有若對曰盍徹乎周禮匠人注引乎作與案古乎與字通公治長篇歸與歸與史記孔子世家作乎泰伯篇不其然乎漢書楚元王傳贊及王嘉傳並作與

〔注〕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集解

案鄭云云者公羊宣十五年傳云古者什一而藉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

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亦云古者什一而

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是周

法什一而稅謂之徹也周禮匠人注云說文支部徹通也仍从攴从匚是徹為

通也周禮匠人注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

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苗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

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
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內稅有輕重注又云載師職曰國

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為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徹為天下之通法也凌先生
曙曰周禮不言徹故鄭云諸侯謂之徹又鄭釋徹義以為通貢助之法通內外之
地故曰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又曰為天下之通法周禮雖有井授不聞公田鄭所
謂通是通貢助兩法之意非用貢助兩法之制稼人職曰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
出斂法所謂斂法蓋即徹法矣貢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此則通豐凶計之助分公
私此則通君民計之也瑜案詩公劉徹田為糧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此周有徹
法之始崧高云徹申伯土疆江漢云徹我疆土是宣王時諸侯猶行徹法也春秋
宣十五年初稅畝始變徹法十取其二故下哀公云二吾猶不足也哀公憂什二
之稅不足有若乃欲其什一而稅者匠人疏釋此文云有若亦知哀公十二故抑
之使從十一之正哀公憂國有若憂民故也是其說也

曰二吾猶不足

注二謂十二而稅

案鄭云然者集解孔曰二謂什二而稅是鄭與孔同也說見上魯自宣公之後遂
以十二為常故春秋云初稅畝言自宣公始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注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句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為異耳取
此詩之異義以非之

案鄭云云者此引詩不言詩云故特表之祇適毛傳文此詩致富之云於辨惑無
當故鄭既解詩詞又解引詩之意唯取義於下句也邢疏云案詩刺淫昏之俗不
思舊姻而求新昏也彼誠作成鄭箋云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
無此字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此引詩斷章故不與本義同也是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注片謂半也片言為單辭嘗讀折為制今從古折斷也子路果敢所知言必直故
可令折獄也

案鄭云云者集解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
唯子路可鄭意略與之同也但云偏信一言又不解其所以可之故故鄭易之也
云片謂半也者說文片部云片判木也从半木是片有半訓也云片言為單辭者

成得為誠者古誠與成
通禮記中庸云誠者自
成也文云誠者非自成已
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蓋誠
成則我誠可矣通經解
誠意注誠或作成達周
書官人為非成者成也
大戴禮文王官人為成
誠者子路果敢為成
也

書呂刑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單辭對兩辭而言也彼疏云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直己曲彼構辭誣人特難聽也是也云魯讀折為制今從古者天戴禮保傅篇不中于制獄注引魯論語曰片言可以制獄是魯論作制也折得為制者古制與折通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中篇引作折則刑又哀矜折獄鹽鐵論詔聖篇作甫刑制獄文選羽獵賦不折中以泉臺注韋昭曰折或為制又張協雜詩注引李奇漢書注曰制折也西京賦許少施巧泰成力折與下噴字為韻蓋即以折為制也史記項羽本紀渡浙江高祖功臣侯年表浙江字作折索隱云浙江今之錢唐蓋其流曲折莊子所謂制河即是皆其證也制亦有割斷之義必從古者作折則義尤明也云折斷也說文艸部折斷也從斤斷艸是折為斷也云子路果敢所知言必直故可令折獄也者呂刑疏引此經而釋之云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己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斷獄凡人少能然也此鄭義也言他人之單辭難信唯子路之單辭可信也宋翔鳳讀折為無非鄭義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注弗畔不違道集解

案邢疏云此章及注與雍也篇同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重載之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注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集解

案鄭云然者此解以正孰敢不正之意上卿執政諸臣皆視其所行以為準也季氏世為司徒是魯上卿也說文中部帥佩巾也从中官字與悅同經傳多借為將率之率公羊成十五年注引此章疏云帥長也是也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注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集解。史記。弟子傳。集解

舉皋陶

注皋陶為士師號曰庭堅左傳文十八年疏。路史後紀十一

案鄭云云者書堯典帝曰皋陶汝作士是皋陶為士也師字衍文左氏文十八年傳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殯敷檮戲大臨允降庭堅仲容叔達杜注云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即皋陶字疏云六年傳臧文仲聞六與蓼滅云皋陶庭堅不祀忽諸知庭堅皋陶為一人是號曰庭堅也傳又云舜臣堯舉八愷是舜舉皋陶之事也

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注忠言以告之不可則止之御覽四百六。事類

案鄭云然者蓋謂忠言以告之告之而善則以道道之告之而不可則以道止之使其無為非以致自辱焉不辭而善道之及毋自辱焉者從上可知也集解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鄭不然者朋友有責善之義列在五倫藥石之規終身是恃不應一不見從即畏辱而止據鄭此注知先道不可則止亦當如此解所謂獻可替否也否與可對不可即否之謂也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何遽致辱義不可通故鄭易其說也不可則止之是不從君所欲子謂由求其臣故子然云然則從之者與

論語鄭氏義卷七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三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釋文勞之鄭力報反

案鄭注已佚釋文勞之孔如字鄭力報反則鄭與孔異集解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鄭不然者以先之勞之文本對列孔解似失其義故易之也鄭君不自作音云力報反者陸述鄭讀耳鄭意蓋讀為勞來之勞放勳曰孟子勞之來之釋詁云勞來勤也禮記孔子聞居注勞勞來又月令為天子勞農勸民注重力來之據齊民要術引今本作重勸之蓋誤合力來二字為一耳漢書王莽傳力來農事師古曰力來勸勉之也是也呂覽孟春紀高注曰勞勉也大率皆道其勤苦而慰勉之之意先之釋文所不言攷周禮大司馬注先猶導也禮記郊特牲注先謂倡導之也則鄭義當與孔注所云導之以德者不異

子曰必也正名乎

[注]古者曰名今世曰字
儀禮聘禮記疏

案鄭云云者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賈疏云古者文字少直曰名後代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滋益而生

請益
案鄭注已佚曲禮請益則起請益則起注蓋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引此經為證則鄭義的昭可知集解孔曰子路雖其少敏請益義亦略同



故更稱曰字正其名字使四方讀而知之也。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論書名。注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賈疏即引此注以為證。是文字通謂之名。故鄭為此解也。集解馬曰：正百事之名。鄭不然者，以正百事之名於為政尚近。子路不應目為于枉。若先正書字則其義闊遠似非切務。故易其說也。隋書經籍志：小學類有正名一卷。其小學類敘引必也。正名乎陸德明經典釋文敘亦然。皆遵用鄭說也。案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于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故有此問。鄭得為此義者，以書字必有義。正名者非徒正其形聲而已，將並義亦正之。故名正而言順也。義隨名正，則君父之義自明而拒父之失不待譏切而自見。故始視若迂而細究則切也。臧琳謂孔氏古文誤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于也，奚其正？

注于枉也

方言云于大也。儀禮經傳通解引鄭注云于大也。案鄭云于枉也者，于與迂通。禮記文王世子：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注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又檀弓：易則易于則于，亦以于為迂。是于迂古字同也。說文：迂，避也。是迂有紆曲之義，故訓枉也。釋文：枉本作迂。字誤一本作迂。說者謂與于三。集解于作迂。包曰：十里王于與師之于同。詳說經文似非其義。

案鄭云于枉也者，于與迂通。禮記文王世子：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注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又檀弓：易則易于則于，亦以于為迂。是于迂古字同也。說文：迂，避也。是迂有紆曲之義，故訓枉也。釋文：枉本作迂。字誤一本作迂。說者謂與于三。集解于作迂。包曰：十里王于與師之于同。詳說經文似非其義。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注善人居中不踐迹，不入室也。此言為政不能早有成功，百年乃能無殘暴之人。

御覽二百五十九藏官部

案鄭云：云者漢書刑法志云：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國百年，可曰勝殘去殺矣。言聖王乘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故鄭云：然也。云善人居中者，漢書古今人表：以上上上中上下中中下下下中下下九等序列。古人善人居中，故云然也。但彼序云：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今云善人居中者，此當是中人以上者也。不踐迹，不入室，先進篇文。彼集解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今以善人居中之言觀之，鄭義恐未必爾。蓋踐迹入室，皆以行為喻也。說文：踐，履也。迹，步處也。堂上步履無迹，可尋。惟堂下乃有之。弁之屬，乃得有之。則迹謂庭中，也不履於庭，亦不入於室。則身在堂矣。堂居宮室之中，善人居聖凡之中，故以為喻也。經言亦可注，言乃能不同。

者經專指善人言注兼對王者言也勝殘去殺鄭注不言集解王曰勝殘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鄭義亦當不異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注聖人受命而王必父子相承然後天下之民能仁也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敵化之後故也御覽四百九十九卷禮記緇衣疏

案鄭云聖人受命而王必父子相承然後天下之民能仁也者此釋經意以世為父子相承之世也世有三義一為三十年之世說文三十年為一世是也一為父子相承之世禮運大人世及以為禮是也一為易姓之世為政篇子張問十世可知是也集解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則以此為三十年之世鄭不然者此雖剋期仁化終屬大判而言若必定以三十年則化有速遲斷難盡協膠柱刻舟於斯為甚故知為父子相承也云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敵化之後故也者此發難而釋之以周旋經意也文王受命而王見於尚書準此必世後仁之言至武王時仁恩宜懋而武王卒後叛亂相仍頑民未靖賴周公歸攝漸致太平民之能仁實在成王之世則祖孫相繼非徒父子相承故以為難也殷紂敵化遠過尋常流毒之深最在河北民心易動屢見尚書漸染既深驟難更革勢殊事異不復可以常理相衡故以為解也由此而言仁固當指民為解若復以仁屬政則周室仁政之成匪伊朝夕矣故必易孔說為天下之心能仁也禮記緇衣云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彼化獨速者孔疏云禹承堯舜禪代之後其民易化是也詩周頌武疏引此經而釋之云謂積世始得去殺又云謂今天下盡仁不復刑殺被亦用鄭義也云去殺不復刑殺者承上章而言之

冉子退朝

注朝於季氏之私朝詩鄭風緇衣疏釋文

案鄭云云者邢疏云鄭以冉有臣於季氏故以朝為季氏之朝是也魯語曰天子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于內朝又云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危季氏之政焉韋注合官職于外朝君之外朝也合家事于內朝家朝也韋意以卿大夫家僅一朝也私朝即家朝對公言之故曰私集解周曰謂罷朝於魯君據釋文為周生烈注義與馬融同鄭不然者陪臣無由闖入公朝左氏哀十一年傳稱齊伐我及清季孫與冉子議戰使從於朝杜注謂使冉有隨己之公朝彼蓋非常事故令往激勵叔孟二子然其下即云俟於黨氏之溝則冉有並未入公朝也彼危時尚無朝魯君之事平日可知故知此非公朝也朝既異解則政事亦與馬注不同矣

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

案鄭注已佚攷北魏書帝時論語用鄭學魏書帝問高閣論語稱冉子退朝曰有政子曰其事也何者為政何者為事對曰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綜也此實鄭義左氏昭二十五年傳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崇四時杜注云在君曰為政在臣之為事是在君為政在臣為事也是也集解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鄭不然者以朝既是私朝則此辨政事直是家國之等非徒大小異名故易馬說也但政事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為政篇孝于唯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魯語子將危季氏之政焉皆以家事為政彼散文故通也此對文則別何又采馬周之謬設遺鄭君之篤論是非顛倒亦見其惑已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

注舊說云莒父魯下邑

集解

案鄭云云者當鄭君時莒父已難的知所在故舉舊說以明之也舊說謂儒先舊說也閻若璩曰春秋定十四年秋城莒父及霄杜注公懼而城二邑者以叛晉助范氏故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是莒父為魯之下邑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弓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注攘盜也我鄉黨有直人名弓父盜羊則證其罪

御覽四百二十七

案鄭云攘盜也者呂刑云奪攘矯虔鄭注有因而盜曰攘是攘為盜也集解周曰有因而盜曰攘與鄭尚書注同鄭注此不然者尚書奪攘連文必須深明其義此以攘羊為證罪之緣起言盜而意已明若謂有因則似代為剖析於義無當故不用也云我鄉黨有直人名弓者此釋直弓之義也集解作躬鄭本作弓者弓與躬通說文躬重文躬云或从弓後漢書陳寔傳文選陳太邱碑文並字仲弓洪适所載碑文作字仲躬是弓躬古字同也知直人名弓者淮南子汜論云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注云直人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是直人名躬也姓氏志就屬及廣韻以直氏為楚人直躬之後蓋同鄭說而傳會之不足信也集解孔曰直躬直身而行鄭不從者躬雖訓身而直身之語殊為不詞蓋以而行義由牽合且如孔義則但言直者於義已完無假更言躬字故知必為人名也但莊子韓非呂覽淮南字並作躬鄭不改弓為躬者字既本同義又易惑故仍別本作弓也御覽引鄭注而字作躬蓋流俗未見釋文之人傳寫妄改耳今正云父盜羊則證其罪者說文證告也此言弓告父事於上故云告其罪也知義然者韓

非子五蠹云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于君而屈于父執而罪之呂氏春秋當務云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獻謁之上上執而將誅直躬者請代將誅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荆王乃不誅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一云謁之吏一云謁之上是證其罪也二說誅故互異自是傳聞不同今據葉公之言知當時必以為美則呂覽所云近得其實也邢疏謂因羊來入己家父即取之而子言於失羊之主證父之盜蓋由周旋周說而然而不知其言之無據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注夷狄雖無知猶當以恭敬忠信初學記十七人事部

案鄭云云者以夫子此言極明三者之要之夷狄不可棄則華夏可知故云猶當以見意也忠信常語連言之以配文耳集解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鄭意與之同也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注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為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集解

案鄭云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者以既言小人又言抑亦嫌於不可故明其可也云抑亦其次不云抑亦可以為次者嫌與下言可以為次文句相犯故避之言其次其次字本上敢問其次語非以經文為抑亦其次也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注噫心不平之聲筲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集解。後漢書何敞傳注。爾雅釋詁。疏。文選。閭居賦注。也。解。隋。王。夔。注。

案鄭云噫心不平之聲者說文噫飽食息聲此本義也引申為凡太息之聲先道篇集解包曰噫痛傷之聲及鄭此注皆望文生義也云筲竹器容斗二升者鄭蓋目驗而然說文作箒云飯筲受五升鄭所不信云算數也者算本校數之名又一切經義四引三蒼云算選也古算與選同鹽鐵論大論及漢書公孫田劉傳贊引此文算作選詩邶風柏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朱穆絕交論引選作算而毛傳云物有其容不可數也是毛意以數訓選則算為數明矣

狂者進取獨者有所不為也

注狂者進取仰法古例不顧時俗詩。鄭。注。載。此。疏。

案鄭云云者孟子盡心云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又詩邶風載馳云許人尤之衆穉且狂傳云進取一槩之義孔疏云一槩者一槩不曉變通以常禮為防不聽歸言是童蒙而狂也是仰法古例不顧時俗也被疏引此注為證下云是進取

猶者白注已佚案禮記檀弓疏云狂者進取獨者有所不為也仰法古例不顧時俗之為解狂用鄭義則解獨亦必用鄭義矣於善道猶者守節無為於善道亦無大異其又云欲得此二者以時多進退取其位則合下章

案鄭云然者禮記過衣亦引南人之言孔疏云爾而彼注無文知為鄭君此注也集解孔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君易之必當有據但書籍散亡無從取證耳然訓為殷掌卜之人與下不立解其義非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注]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集解

案鄭云然者周禮春官巫職云春招弭以除疾病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天官疾醫職云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是巫醫皆能治人疾者若無恒之人則巫醫不能治陳鱣曰不能治者猶左氏傳所謂不可為也是也集解孔曰南人南國之人也案禮記緇衣亦引南人之言孔疏云南人殷掌卜之人彼注無文當是鄭君此注則鄭義與孔異也孔君因文立解鄭君易之必當有據但書籍多逸無從取證耳然訓為殷掌卜之人與下不占文亦相協孔義非也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注]易所以占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占集解

案鄭云云者禮記緇衣云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故知不占為易所不占也彼經亦引周易此文孔注云爻得正承體為乾乾有剛健之德體在巽巽為進退是不恒其德也又承體為兌兌為毀折是將有羞辱也是鄭君易義也鄭君易或字作咸此仍作或者義得而通故不之改集解孔曰此易恒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據文察理鄭意亦當不異但緇衣兼言卜筮鄭專以占指易者上僅引易辭故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案鄭注今佚然公羊莊十七年傳注引此章徐疏云一鄉之人皆好皆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即以為善何者此人或者行與眾同或朋黨矣子貢又曰若一鄉之人皆惡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即以為惡也何也此人或者行與眾異或孤特矣不若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勝於前故知是實善云云之說備於鄭注則今鄭注雖亡得此尚可知其梗槩陳鱣直以與善人同句為注既為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注]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詩常棣疏

案鄭云云者詩小雅常棣傳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疏本此經為說

案鄭云云者詩小雅常棣傳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疏本此經為說

案鄭云云者詩小雅常棣傳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疏本此經為說

案鄭云云者詩小雅常棣傳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疏本此經為說

案鄭云云者詩小雅常棣傳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疏本此經為說

據別本怡怡作熙熙，熙熙作節節，云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不能相勵以道，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相勸，競以道德相勉，勵以立身，切切節節者，相切磋，勸勉之貌，下引此經及注云：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惇惇也。是切切其說也。孔疏既以勸競勉勵訓切切，惇惇而注以切切為勸競貌，則必以惇惇為勉勵貌矣。注無惇惇者，孔疏以毛傳未及故闕之耳。集解馬曰：切切，惇惇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義亦略與鄭同，但云切責則語涉太厲，又局一偏，故鄭易其說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注可就兵攻戰也。御覽二百九十七集解

案鄭云：然者集解包曰：即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鄭依用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案鄭注：今佚。攷周禮春官大宗伯大田之禮，簡衆也。注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又夏官大司馬注云：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戰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疏云：春教振旅，夏教蒐，舍秋教治兵，至冬大閱，是各教民以一也。則鄭義以教民戰為四時因田習兵之教也。公羊桓六年傳注引此經，而其解教民戰乃云：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六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故徐疏云：何氏之義與鄭別。蓋鄭注論語與周禮義同也。何休之說與周禮左氏皆不合其義，非矣。集解馬曰：言用不習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之謂棄之。植義空疎，鄭所不用。

憲問第十四 凡四十四章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注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史記仲尼弟

案鄭云：云者集解包注與此同，鄭依用之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注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必見危，故以為諭也。後漢書第五倫傳注。文選七命注。

案鄭云：云者孝經稱高而不危，是危有高義，但非本訓。故云：猶以明其為引申也。

又高言高行無道，見危有道，則當不爾。故云：據時也。陳禮以據時二句為邦無道二句注，蓋未之審。集解包曰：危

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以危為厲義亦可通，但不若鄭之明確耳。

卑謀草創之。

案集解卑作禪知鄭本作卑者羣經音辨一少部卑謀鄭大夫引鄭康成曰卑謀
州創之是鄭作卑也漢書古今人表亦作卑湛又後漢書皇后紀下卑整注引風
俗通義云卑氏鄭大夫卑謀之後是古皆作卑也

世叔討論之

注討論整理尚書序疏

案鄭云然者殘缺也集解馬曰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此即所以為整理矣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注伯氏齊大夫駢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禮記雜記疏坊記疏

案鄭云云者集解孔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

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鄭所遵用但殘缺不全耳知云駢邑三

百家齊下大夫之制者禮記坊記疏引此注又引鄭易訟卦注云小國之下大夫

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為說但齊非小國故皇氏云春秋之時齊之強臣尤

多故伯氏唯食三百家之邑不與禮同是也皇氏以為諸侯臣賜地無常得地者即孔云奪之

當理者謂伯氏有罪罰當其理也此與荀子仲尼為齊桓公正管仲為仲父與之周禮天官宰甸奪以取其負

下莊子之勇

注下莊子秦大夫文釋

案鄭云云者史記陳軫傳載韓魏相攻秦惠王欲救之未決陳軫為楚使秦秦惠

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猶尚

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臣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夫下

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

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亡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下莊子以為然立

須之有頃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上言秦聲下言聞於王是下莊子為秦大夫也路

史國名紀以下為莊子之氏蓋南渡以前鄭注猶存故說不誤也路史又以下莊子為曹

於下因以為氏此則或出附會若如樵以為下地不屬曹則又不然古地名湮沒者多何由必知其否集解周曰下邑大夫蓋據荀子大略篇云齊

人欲伐魯忘下莊子不敢過下韓詩外傳十云魯與師下莊子請行為證八云齊

與魯戰下莊子請行為說鄭不從者以荀子所言與孟莊子事相類左氏襄十六

年傳秋齊侯圍邾孟孺子速徵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

還傳者偶誤孟為下耳若韓詩外傳等所云下莊子母在則三戰三北母亡則奔

敵殺七十人而後死君子且譏其士節小具而於孝未終是烏足以言勇且如所

云三戰三北齊侯過之亦何畏忘既諸無可據故鄭必易其說也

案鄭云然者殘缺也集解馬曰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此即所以為整理矣

注不言駢邑所在按漢書地理志齊郡臨朐注應劭曰臨朐山有伯氏駢邑

戰國秦策下作館者蓋文無下字乃舟字之誤變耳古讀舟如葉詩小舟是已鄭注主冠禮亦云舟之名出於葉同音相訓也葉館聲近故相通假

游堂在氏

傳稱子大

叔此世叔

者左氏也

年傳云

諸國稱

世叔中

伯氏也

之與大

學義通

案分年

十三年

齊侯左

氏叔也

作大案

昭二年

齊侯左

氏叔也

禮不致

于國名

則世叔

也

子胡公叔文子於公明貴
案鄭注也伏禮弓公叔文
子注云衛大夫子獻公

之孫名拔疏云卷世本云
獻公生子當當生文子
拔拔生朱為公叔氏是也
朱在傳作成禮弓又作
木亦作成也集解孔曰
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
孫枝與拔形近而誤
國學能開云云孔注作
公孫枝是王伯厚所見本
猶未誤也鄭注此必與孔
同禮弓注云名拔或禮
發疏云以春秋左氏傳
作發故云或作發是也
左傳云公叔發德也
拔發古字通詩之日
或發發說文作澤友友
字及與拔字同拔之通
發猶次之通發發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

注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

案鄭云譎者詐也者說文譎權詐也是譎為詐也其餘見於邢疏邢疏云云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者案左傳僖二十八年冬會于溫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是也云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者亦彼傳文也云是譎而不正也者晉侯本意欲大合諸侯之師共尊事天子以為臣之名義實無覬覦之心但於時周室既衰天子微弱忽然帥九國之師將數十萬眾入京師以臨天子似有篡奪之謀恐為天子拒逆或後天子怖懼棄位出奔則晉侯心實盡誠無辭可解故自嫌彊大不敢朝王故召諸侯來獻於溫溫去京師路近因加諷諭令王就會受朝天子不可以受朝為辭故令假稱出狩諸侯因會遇王遂共朝王得盡君臣之禮皆孔子所謂譎而不正之事聖人作法所以貽訓後世以臣召君不可以為教訓故改正舊史舊史當依實而書言晉侯召王且使王狩仲尼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天王自來狩獵于河陽之地使若獵失其地故書之以譏王然是也

齊桓公正而不譎

案鄭注今佚攷穀梁僖四年傳疏云論語稱齊桓公正而不譎指謂伐楚伐楚是責正事大故馬鄭指之則鄭與馬同集解馬曰伐楚以公義責苞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馬云然者左氏僖四年傳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吾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杜注云苞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異未審昭王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是也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案鄭注今佚釋文云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也攷穀梁注會北杏下無

又會柯而會甯母下有九年會葵邱釋文所言蓋誤邢疏雖引同范注而數九合亦云不取北杏及陽穀與陸氏同皆謬也穀梁莊二十七年疏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者謂從北杏至葵邱也論語稱九合諸侯者貫與陽穀二會管仲不欲故去之

穀梁傳言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楚伐江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聞之是管仲不欲也陽穀亦有江黃非管仲所欲可知俱不得為管仲之力故去之也 自外唯

九合也兵車之會四者洮鹹牡邱准也鄭元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葵邱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則鄭意不數北杏自外與范注同也不數北杏所以得九合諸侯者先師所說不同或云去貫與陽穀與猶數也言數陽穀故得為九也或云葵邱會盟異時故分為二或取公子結與齊桓宗公盟為九故先師劉炫難之云貫與陽穀並非管仲之功何得去貫而數陽穀也若以葵邱之盟盟會異時而數為二則首戴之會亦可為二也離會不數鄆盟去公子結則唯有齊宋二國會安得數之二三之說竝無憑據故劉氏數洮會為九以數洮會為九兵車之會又少其一故劉以傳誤解之當云兵車之會三據楊此疏則鄭數兩鄆兩幽檀首戴甯母洮葵邱為九也陸邢數貫不數洮既與去貫之明文相背又鄭云自柯之明年則鄭不數柯劉云離會不數則范亦不數柯釋文數柯而不數葵邱遂使鄭范之義均失其說尤非也

陸氏之誤原本皇疏今皇疏則又依陸氏為說微以劉楊二釋知其不足信矣

穀梁傳於會洮亦云兵車之會劉知誤者以史記云兵車之會三

國語云兵車之會六 又屬傳聞不同之故 鹹牡邱准三會皆在葵邱後洮獨在葵邱前而夫子又明言不以

兵車管仲之力若洮是兵車之會則是嘗以兵車與聖言不合矣故知誤也由是言之葵邱以前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則兵車之會三皆仲身後事矣攷左傳僖十二年冬仲尚以平戎受禮至十三年會鹹遂以兵車蓋於時仲已先亡桓公不復能以兵車故也洮會謂僖八年會于洮也

如其仁如其仁

注重言如其仁者九合諸侯功濟天下此仁為大死節仁小者也

御覽四百十九

案鄭云云者既解重言之意又申答問之心蓋子路以仲不死為未仁即以忽死節為仁故以大小解之集解孔曰誰如管仲之仁第解如為誰如亦鄭所用但其義不如鄭之周密耳

一匡天下

案鄭注已佚穀梁僖九年傳盟于葵邱疏云母邕泉以下是四教之事而論語一匡天下鄭不據之而指陽穀者鄭據公羊之文故指陽穀攷公羊僖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傳曰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

案鄭注已佚左氏成二年傳五伯之霸也疏云伯者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鄭元云天子乘諸侯與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有之政教也

文獻禮保傳篇一匡天下虛解注云匡正也謂陽穀之會施四教於諸侯用鄭義也

微管仲案鄭注已佚集解馬曰微無也後禮記禮弓注云微猶無也則鄭注此義當與馬同

蓬伯玉使人於孔子案鄭注已佚集解孔曰伯玉衛大夫也後禮記禮弓注云蓬伯玉名是鄭與孔同

易樹子無以妾為妻何休注云此四者皆時人所患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昌為用盟哉故告誓而已據楊疏則此乃鄭所據以解一匡天下者也鄭所以不據穀梁以為葵邱之會者公羊僖九年傳云葵邱之會桓公震而驚之叛者九國為桓公之始衰故不據之也穀梁以為葵邱之會者范注云從陽穀以來至此葵邱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集解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匡之訓正義由雅故鄭亦必同但虛言匡正未嘗實指其事故鄭不從也爾疏引鄭云天子衰諸侯與故稱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見左傳成二年五伯之霸也疏是鄭義而非

子曰衛靈公之無道案釋文所出正文始此云一本作子言鄭本同故著之今集解作子言道下又有也字

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案鄭注已佚集解馬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而詩鄭風褻裳疏引此文而解之云孔子之意以為君使之告臣非禮也勸君行義不可則止哀公不能自專其事反令孔子告臣故孔子以為不可義與馬異故蓋鄭君說也

子貢謗人

注謗人謂言人之過惡釋文

案鄭云然者以下云賢故知謗人謂言人之過惡也左氏襄十四年傳庶人謗疏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好產作邱賦國人謗之周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實有過失而後言之但稱人之惡君子所惡故夫子責之集解謗作方孔曰北方人也彼古文字比齊魯論字說文謗旁聲旁方聲聲近故古文借方為謗也鄭不從古作方訓為比方者以子謂子貢與回孰愈自行比方何由責人又問師與商不聞責備故知謗為正字孔義難從若字更作方轉滋惑亂故不從古也

丘何是栖栖者與案釋文所載鄭本如是故著之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注驥古之善馬也德者調良之謂謂在五御之威儀集解釋文○驥覽四百三十九

案鄭云云者左氏昭四年傳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蓋馬之良者多產冀北故驥字從冀說文驥千里馬也从馬冀聲天水有驥縣是驥為古之善馬也馬之德別無可見唯有調良調良之可見唯有在御五御本周禮地官保氏職文注云五馭

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鳴和鸞者馬動則和鸞應也逐水曲者隨水勢曲折而不墜也三曰過君表者田獵時褐纒旃以為門表纒質以為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也舞交衢者在交衢之中周旋應節也逐禽左者逐禽使左當君射也此五者悉有威儀雖是御者之能事然營控之際必與馬謀若非調良豈如人意故知德者調良之謂謂在五御之威儀也

不尤人
注尤非也釋文

案鄭訓尤為非者尤本訓過過即非也

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注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無罪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

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集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集解○周禮秋官司士疏○文選西征

賦

案鄭云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者寮是季氏家臣

非景伯所能擅殺故知然也云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者周禮秋官司鄉士職云獄

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注云肆猶申也陳也是也云大夫於朝士於

市者邢疏引應劭說同闕若璩曰左傳殺三郤皆尸諸朝董安于縊而死趙孟尸

諸市是也瑜案齊尸崔杼於市鄭尸子皙於周氏之衢皆大夫不於朝者罪重貶

之若楚殺子南於朝三日棄疾請尸等則仍於朝也云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

市連言朝耳者配文連言古人多有故知然也禮記疏云其天子臣別有官管通朝以不在朝故通稱于四時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注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蓀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

接輿辟言者七當為十字之誤也論語邢疏

案鄭云云者十人之行竝在論語故數以當之也桀溺自云辟世之士下注荷蕢

亦云賢人避世此一為辟地一為辟言者辟世是總名凡隱居者皆可言細辨則

不同耳集解孔曰辟世世主莫得而臣馬曰辟地去亂國適治邦孔曰辟色色斯

舉矣辟言有惡言乃去今以鄭義證之夷齊始居海濱不入亂朝虞仲采藥荆蠻

實由讓國世主莫得而臣之言可以指夷齊不可以概虞仲則孔解辟世非也荷

菽穎草沮溺耦耕竝隱於農不履塵市注天下孰為治邦去亂之云於茲無當

則馬解辟地非也惠連辟色鄭必有見而云今書籍散亡無從攷然柳下三黜

不去又與斯舉相違則孔解辟色非也荷蕢知心過門不入楚歌方感下堂徒勞

子版景伯以告

案鄭注也伏禮記禮記子版景伯注之蓋仲孫也之元孫子版景伯也大夫疏云案世本康生注生孝伯也生孝伯也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景伯生伯也大夫子服何也志字衍邢疏引左傳景伯名謂景伯單名何而注云何忌誤也

禮記禮記云齊公襲莒於齊紀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公使大夫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歸諸市朝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彼杞梁是大夫止應云朝而建言市與此公伯寮是士止應云市而連言朝正相類故知然也彼注不言者從此可知也

是皆絕世已深倦於酬答其於有惡言而去了不相應則孔注辟言亦非也集解包曰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作為釋言文鄭義亦當本此為訓但石門及儀封人尚在下位其於四者無所相當又辟地辟色皆為虛位故鄭不取石門儀封人而益以夷齊虞仲惠連也但去二人而益以五則通前五人共為十人十與七字形近易誤故知七乃字誤當為十也邢疏載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案鄭本朱作侏夷逸侏張名不見於書傳故鄭義皆不為人名以為人名者乃包氏之誤而弼又取之以充此七人之數益謬妄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

〔注〕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守門晨夜開閉者也

後漢書張皓王龔傳論注又蔡邕傳注

案鄭云云者閭若璩曰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蓋郭門也是石門為魯城外門也周禮地官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諸侯避天子稱晨門故義取晨開夜閉是晨門主守門晨夜開閉者也集解何曰晨門者閭人也閭字義取昏閉與晨門之義取晨開者意原相足然不如鄭說之明遠矣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注〕子擊磬者樂也蕢草器也荷此器賢人避世也有心哉善其音有所病於世

五百七十

案鄭云云者爾雅釋樂云徒鼓磬謂之卷故云子擊磬者樂也蕢草器見說文身荷此器不過農家者流而能聞聲知心引詩致諷是賢人避世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夫子之心病世不治故知有心一歎為善其音有所病於世也集解何曰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說小異鄭鄭義足以包之矣

深則屬淺則揭

〔注〕由膝以上為屬

詩鄭風說有苦蕢疏

案鄭云然者爾雅釋水云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為屬由膝以下為揭由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上為屬詩邶風匏有苦蕢疏云涉者渡水之名非深淺之限故易曰利涉大川謂乘舟也褰裳涉洧謂膝下也是明涉不得專由膝以上之名也又云爾雅以深淺無限故引詩以由帶以上由膝以下釋之明過此不可屬鄭注論語及服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為屬者以揭衣褰衣止由膝以下明膝以上至由帶以上總名屬也是明此注與雅訓似異而實同也陳鱣曰此注當有由膝以下為揭義亦然也集解包曰以衣涉水為屬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己若過水必以濟

知其不可則當不為雖本雅訓而淺深之限不明故鄭易之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注諒闇謂凶廬也後漢書張禹傳注

案鄭云諒闇謂凶廬也者伏生尚書大傳引傳說云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鄭所據也故禮記喪服四制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鄭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鷓鴣之鷓闇謂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尚書無逸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左傳隱元年疏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引鄭注云諒闇轉作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皆與此注同以其與禮合也儀禮喪服傳云居倚廬寢苦枕函又云既虞前屏柱楣則居倚廬是始遭喪時柱楣是既葬後居倚廬者鄭注既夕記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是也柱楣者鄭注喪服傳云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賈疏云前屏者既虞之後改舊廬西向開戶翦去戶傍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旁之屏也然則所謂柱楣者即施於倚廬之處故謂之梁闇也廬謂之闇者說文闇閉戶也未虞之前屏草不翦楣柱不施廬中闇無所見故謂之闇作梁闇者正字作諒陰者聲近假借字也說文陰闇也闇音聲聲義俱近古多假借故公羊文九年傳注引作涼

闇漢書五行志又作涼陰與此之諒陰禮之諒闇書之亮陰凡有五文其義一也經作陰注直作闇者明陰闇同也諒陰之解鄭為最當集解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默也猶默即不言耳上云信默下云不言於義為複故鄭不從也然孔難以為信默而下注云三年喪畢則亦不如杜預短喪之說而邢疏乃牽合心喪違失孔意可恨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案鄭注已佚周禮天官序官注引此文賈疏云言君薨據諸侯言冢宰百官據天子互言之者欲見天子諸侯君死世子居喪使大臣聽政同也此鄭義也集解馬曰已百官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鄭意亦當不異邢疏引序官注云爾雅曰冢大也疏云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冢宰太宰也是其義也

原壤夷俟

注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魏書儒林李業與傳

案鄭云然者集解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鄭所遵用必知為幼少之故舊者幼不孫弟非少時相習不知又長而擇交如壤必宜屏絕而大聖不忍遺棄屢事姑容明是幼少之舊故也

見其與先生竝行也

注玉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儀禮疏

案鄭云然者玉藻注云為幼小不備禮也疏云主人喪主也此童子來聽使若

有事則使之若無事時在旁謂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是也此引之者見無事不

當與先生竝行賈疏明言先生竝行注集解包曰先生成人也竝行不差在後成人之訓

鄭當同包其解竝行則異也以南面而立證此與先生竝行不為非禮也知義然

者曲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注云謂年二十於四十者人年二十弱冠成人有為

人父之端今四十於二十者有子道內則曰年二十惇行孝弟又十年以長則兄

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注云肩隨者與之竝行差退疏云若未二十童子則無

此禮以其不能惇行孝弟論語云與先生竝行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

者舉成人有此禮也童子禮則無也彼疏引此經以證童子無肩隨之禮與玉藻

注言幼小不備禮者合是鄭義也由此言之則鄭意以此居位竝行皆不為童子

之咎咎在不思求益而欲速成耳速成言欲是心非迹可知故義然也集解包曰

先生成人也竝行不差在後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也以竝行即欲速成之

事顯與禮違又顛倒經文失其意旨故鄭不從也何注工句云童子滿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亦同

